

布袋和尚 传奇

下

董有华【著】

行也布袋，坐也布袋。
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
时时识世人，世人总不识。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宁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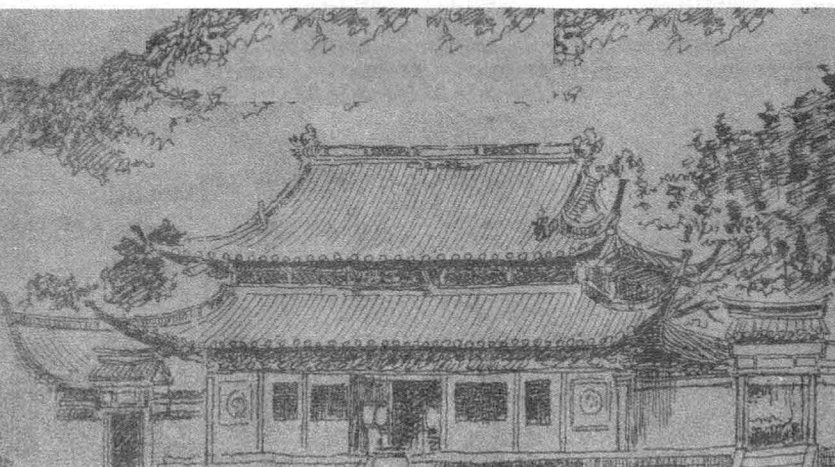
布袋和尚 传奇

下

董有华【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袋和尚传奇 / 董有华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526-0500-6

I. ①布… II. ①董… III. ①传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3723号

布袋和尚传奇

著 者: 董有华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责任编辑: 钱升升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唐雪冬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39

字 数: 91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500-6

定 价: 98.00元 (全书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莽弥勒大闹演法堂	雷音寺心魔大出逃	1
第二回	闯祸坏耍赖普陀山	善菩萨详述三圣事	14
第三回	张渔翁喜得螟蛉子	长汀子使唤四金刚	26
第四回	观世音三试呆和尚	笑弥勒强索念佛珠	40
第五回	布袋僧南下募巨木	胖头陀自荐做新娘	54
第六回	赛法师痛失命根子	蕲蛇王受死黑枫林	69
第七回	除三害布袋返岳林	受戏谑小僧入圈套	81
第八回	叹苦经灵悟吃喷头	盗梁木李府逞霸道	96
第九回	贪婪汉梦中历地狱	众顽皮设计治笑僧	109
第十回	孙县丞逞威失官威	李员外散财赎罪孽	122
第十一回	开妙方布袋治心病	耍聪明灵悟触霉头	135
第十二回	岳林寺舍利放佛光	天童寺菩萨一团糟	147
第十三回	藏密僧建造镇蟒塔	草上飞受命盗佛宝	161
第十四回	女乞丐仗义入虎穴	假新娘利爪制新郎	177
第十五回	孙老虎闺楼受拘禁	谢没头放火烧自身	190

第十六回	吃白食笑僧乱算命	张榜文知府招良医	202
第十七回	痴汉子街头买傻父	真孝子卖儿养假爹	214
第十八回	怀怜悯买来亲嫡孙	感孝义公堂认亲儿	228
第十九回	两童儿坐堂审奇案	三女婿说理显原形	239
第二十回	沈秀才真情获佳偶	岳林寺敞门赈灾民	251
第二十一回	老郎中倾诉积年仇	胖和尚误闯升飞观	268
第二十二回	逛美景仇音陷淫窟	闻公堂媛媛认恩公	279
第二十三回	逞罪恶升飞落法网	明冤情仇曲得昭雪	296
第二十四回	桃花渡黄晨斩孽蛟	建州城胖僧筹纹银	309
第二十五回	耍无赖灵悟装死相	敲竹杠布袋诈铜钱	323
第二十六回	闹灵堂和尚抢女尸	撞官轿雌儿争檀郎	337
第二十七回	溺逆子老父瞒隐情	戳老底知县动杀机	351
第二十八回	明真相林氏得重生	知羞耻吕鑫投水亡	365
第二十九回	贞洁妇破相求偷生	吴郎中省亲探恩仇	377
第三十回	现原形强盗尝恶报	超亡灵方丈拒贵宾	393
第三十一回	祝寿诞布袋尝拳脚	抢铜钱村民脱天劫	409
第三十二回	装疯傻和尚讨舍施	失钱袋汉子泯天良	426
第三十三回	早绸缪慈父藏窖银	怀惻隐莽儿济倒悬	436
第三十四回	仁义君败落知炎凉	窃财贼恃富辱恩人	446
第三十五回	恶毒妇落井更下石	良善女落难陷黑窟	460
第三十六回	黄刺史尴尬收义女	戴晓魁作恶招横祸	475
第三十七回	茅屋内故主识遗物	洞房夜新娘试旧夫	491
第三十八回	乞故府碰到旧东家	闻步声惊散双鸳鸯	506
第三十九回	抗婚配金玲殉痴情	走绝路罗生偕佳偶	521

第四十回	觅富贵进京买乌纱	入圈套银子打水漂	533
第四十一回	娶美妇娇儿戏父妾	治恶病布袋揭榜文	547
第四十二回	除病根善僧施妙药	尝恶果贪官怀侥幸	562
第四十三回	莽汉予撞倒笑头陀	憨妍儿遇见佛爷爷	574
第四十四回	路平坦郭科脚脱臼	木挡街财神跌进门	587
第四十五回	买木材掌柜送山地	惩恶没顽僧施小计	598
第四十六回	揭丑恶布袋戏贪官	请吃喝马头梗喉咙	612
第四十七回	勘冤狱知府释良善	施仁德肖卒授狱头	626
第四十八回	闻喜堂笑僧抢新娘	顶风浪夫人送寒衣	637
第四十九回	捐钱粮金玲赎父孽	茶代酒新人拜天地	651
第五十回	闻怨声贪官知罪孽	梦地狱不唤痛忏悔	669
第五十一回	怀怜悯书生救倒悬	酬大德孝女荐枕席	683
第五十二回	坤制乾牛氏发雌威	孝伏棒摩尚感生父	697
第五十三回	耿般若挺身救佛寺	杨森府陷落成钱湖	711
第五十四回	郭县令惧内失官箴	施员外攀富欺穷婿	724
第五十五回	惧别嫁瑞云夜逃婚	急投奔恩家是冤家	740
第五十六回	行仁德员外嫁义女	卖信物苗儿认生父	759
第五十七回	莽和尚砍楼救香客	呆县令斗气打豪赌	773
第五十八回	赵孤女觅死终不死	周财绅失女得两女	787
第五十九回	假新娘抱儿拜喜堂	真孝子窃食供娘亲	802
第六十回	霸遗产陈宏逐母弟	打秋风娘舅尝老笋	814
第六十一回	欢宴夜御史失官印	空匣计狗官入圈套	829
第六十二回	改遗嘱遇水显原形	荐情欲碰到冷郎君	842
第六十三回	动恻隐冯生赠纹银	遇恶棍义士遭劫难	857

第六十四回	石农夫巧救施恩人	单秀才变身富方丈	872
第六十五回	设圈套无空下药餌	暗勾结官僧敛横财	885
第六十六回	探密室圣僧恶作剧	医毒疮假道说原因	900
第六十七回	泄积毒布袋开奇方	抱侥幸丑类吐横财	914
第六十八回	张御史查抄大佛寺	柴知府气死公堂上	927
第六十九回	惊愚昧秃驴述罪孽	雪冤情恶棍落法网	939
第七十回	问赃银童儿诉原委	审冤情御史得贤人	951
第七十一回	孝顺子赶造百岁楼	瞎眼女喜招有情郎	966
第七十二回	贪美色孔某受活罪	泄嫉气圆珠逞淫威	981
第七十三回	宠娇妇财绅成乞儿	经爱恨县令娶义婢	995
第七十四回	猎美色捕头逐发妻	纵淫欲小鬼撮便宜	1007
第七十五回	窥奸情痴男设妙计	闹火拼丑类归阴曹	1024
第七十六回	行善汉侥幸捡一命	遗弃妇有幸续连理	1036
第七十七回	顽皮僧散失金刚经	老奸倭夺宝成画饼	1048
第七十八回	宣召命密友成仇敌	遭流放犯官攀权贵	1059
第七十九回	救父难玉荷受宝衣	保富贵心长泄阴谋	1068
第八十回	节度使卖女做娼妓	郑玉荷定计惩淫棍	1083
第八十一回	藏春楼挂牌卖童贞	护身衣吓退浪荡子	1097
第八十二回	信胡谄鸩儿入彀中	掷银予芙蓉招夫婿	1111
第八十三回	知底细庞氏掀醋波	抛金印世忠中头彩	1125
第八十四回	诉身世方知旧相识	搬救兵仓惶钻狗洞	1137
第八十五回	节度府儿女同认父	大佛殿兄妹喜匹配	1151
第八十六回	庞丞相吓死病皇上	李提督救活死天子	1166
第八十七回	岳林寺皇后请圣僧	景阳宫布袋打皇上	1179

第八十八回	驱貔貅南蛮攻边关	莅法门皇上谒国师	1192
第八十九回	胖国师高卧释诸难	靖王爷安抚定边陲	1204
第九十回	征南军凯旋返京城	笑和尚隐退泄真身	1219

第六十一回 欢宴夜御史失官印 空匣计狗官入圈套

且说胡知县为自救，假手陈宏设下“釜底抽薪”之策，以便他坐收渔利。陈宏心领神会，决心背水一战，定要让御史老爷重炒遗产案烟消火灭！

张御史是位正人君子，长期供职于翰林院，多见文籍，少见人头，对历代兴亡乾坤沧桑了如指掌，对官吏油滑，民间险恶却知之甚少。如今住在城内一处深宅大院，内有校尉，外有衙役，全无防范之心。这日夜里，张御史在厅堂摆下酒席，款待张氏母子，酒过三巡，叙谈正欢，正欲商议重审之时，忽见护印校尉闯进厅堂，在张御史耳边说了一番话，张御史听着听着，额头冒出大汗，当即起身离席而去，张氏母子甚感诧异，不知出了什么大事。

原来，张御史料理完公务去赴宴，护印校尉发现房内黑影一闪，进去一看，文房四宝，银两衣饰无一缺失，唯独御史官印不翼而飞，放印空匣仍在，情知不妙，慌忙来报。张御史随校尉来到房中，果如所报，抬头见屋顶有个大洞，才知贼人早已潜伏在上，趁他离去，盗走官印。当官的失了官印，如同人丢了魂魄，何况御史金印乃皇上所赐，丢失金印，有欺君大罪。

张御史一时心乱如麻，瘫坐椅上，无暇理会厅堂宴请之事。校尉见御史失魂落魄的样子，赶紧端茶上来，张御史喝了几口，才慢慢静下心来，思量此次巡按十州，首巡奉化，并无仇家，唯陈家遗产一案与胡知县陈宏有些瓜葛，盗印贼似为阻止重审遗产案而来，是欺本官初来乍到，且疏于防范，故铤而走险，不偷财宝，只盗官印，背后必有指使。

张御史一时想不出破解之策，只得快快返回席间，张氏见兄长六神无主，问道：“出了什么大事，令兄长如此惊惶不安？能让小妹略知一二，以释疑惑否？”张御史道：“兹事让贤妹知晓，徒添忧愁耳，不知也罢。”张氏道：“兄长这般形状，纵然不便告诉，小妹亦于心难安。有道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道篱笆三个桩，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小妹纵然愚昧，或能稍替兄长分忧亦未可知。”张御史见妹子说得有理，便悄声将官印被盗事相告，道：“为兄寻思，贼人只盗官印，不偷财宝，非是鸡鸣狗盗之辈，似为阻止重审霸产一案而来。”张氏道：“如此说来，是小妹连累了兄长。”张御史道：“树欲静而风不止，与贤妹何涉？为兄一时疏忽，以致官印被盗，如今大祸临头，汝之奈何？”

兄妹俩愁肠百结，木然而坐，陈贤突然“啊哟”一声道：“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张氏道：“贤儿，有什么办法，快说！”陈贤道：“圣僧离开时说过，若有疑难事，圣僧在岳林寺等候。如今何不向圣僧求救？”张御史一听，如拨云见日，喜道：“贤甥所言极是。事不宜迟，即刻动身赴岳林寺向圣僧求救。”起身欲行，张氏道：“兄长且慢。你外甥为孝敬娘亲，曾偷过岳林寺几个馒头，害得和尚挨了无数青竹棍。圣僧说过，请兄长来主持公道，要一箩馒头做走脚钲，给挨打的和尚消消气。兄长此去，由你外甥引路，带上几箩馒头，也替小妹了却一桩心愿。”张御

史觉得有理，当即吩咐安排车马，带上五百两纹银并十大箩馒头，连夜赶往岳林寺。

再说陈宏听了胡知县计策，回府后琢磨道：“眼下已是汉兵压顶，垓下一战，不闹它个鱼死网破于心不甘，哼，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纵然刀山火海，也要闯它一闯！”当即派人四处寻觅技高窃贼，很快觅得一名唤做“夜鼠”的惯贼，此人善于飞檐走壁，顺手牵羊，陈宏许以一千两银子盗取御史官印。夜鼠见有大把银子可赚，二话不说，当夜摸黑悄悄潜入御史所住大院，找到书房，揭开房顶瓦片，挖个小洞，窥察御史动静。见御史专心打理公务，案桌一旁放着官印匣子，大喜过望，等待时机下手。后见御史阅完案卷，起身而去，待校尉关上房门，随即缘柱而下，打开匣子，见匣内贮有官印，抓起放进怀里，迅速缘柱而上，一溜烟直奔陈宏家而去。待校尉发觉查看，贼人早已没了踪影。

当晚，陈宏见夜鼠顺利盗到官印，喜出望外。当即给了夜鼠一千两纹银，叮嘱夜鼠即刻远走高飞。待夜鼠一走，陈宏便怀揣官印，趁夜色潜入胡知县府第，告知盗印始末。胡知县接过细看，果然是御史金印，丝毫不差，见事情办得顺利，好不窃喜，问道：“员外，此事兹大，有几个人知晓？若有丝毫泄露，你我将身败名裂，永无超生之日了。”陈宏道：“老爷放心。此事唯老爷知、陈某知、窃贼知，再无人知。窃贼已负银远走他乡，纵然被捉，亦无证据在他手里，你只管笃定放心。”胡知县大夸陈宏干才，道：“御史失了印信，行将大祸临头，自顾不暇，乌纱帽已保不住了，哪里还有心思重炒旧案？你我须不动声色，从此休再走动，只管拭目以待。他若灰溜溜离去，万事俱休，若追查失印事，没官印的御史，如同没钱的富豪，说话如同放屁，

本官只打雷不下雨，他敢奈我何？”陈宏道：“老爷所言极是，陈某告辞。”胡知县道：“且慢，御史金印乃朝廷之物，流落民间，后患无穷，可暂留本官处，待事情烟消云散，再做区处。”陈宏怎敢不允？道：“老爷所言极是，陈某明白。”遂匆匆告辞而去。胡知县留下金印，自有其不可告人之打算：此事若不查不问糊涂过去，金印是稀罕之物，可做镇家之宝，即便将它熔化，少说值数千两银子；若因追查金印危及身家性命，亦可来个贼喊捉贼，借此向御史邀功，岂不一举两得？

且说布袋和尚，那日辞别张御史返回岳林寺，一踏进寺门，便见灵悟鼻青眼肿，垂头丧气地坐在天王殿阶石上，一见布袋，起身道：“你这个胖秃驴，指使小和尚打贫僧，撮足了便宜就躲起来，害贫僧好找。快说，这笔账该怎么算？”布袋摸了摸光头，笑道：“呵呵，煮烂的鸭子嘴仍石骨铁硬。贫僧何苦要躲起来？只因见依委屈，可怜兮兮的，在帮依捉偷馒头的小贼，谢贫僧还差不多，还算账呢。”灵悟道：“多谢多谢，如今贼人可曾捉到？”布袋笑道：“贫僧捉贼，如同三个指头撮田螺，十拿九稳。哪会像依，不问青红皂白，将无辜受屈的小和尚打得屁股开花，作孽啊！挨一顿青竹棍，也算眼前报应，扯平！”灵悟道：“你风凉话只管说，快把贼人交出来，贫僧要打一顿消气。”布袋道：“小贼偷了馒头，去孝敬瞎眼娘亲，自己却以野菜充饥，是位孝子。佛祖有好生之德，贫僧代其说个情，不打也罢。”灵悟道：“小贼也罢，孝子也罢，不打气难消。”布袋道：“孝子想用十箩馒头替这顿打，给依消气如何？”灵悟道：“小贼没吃才来偷，哪来十箩馒头，骗谁呢？”布袋笑道：“休问馒头从何处来，十箩馒头今晚送到，供佛后，分给和尚当早斋，如何？”

灵悟听了寻思道：“十箩馒头今晚送到，还当早斋？胖和尚

又在戏弄人了。自古以来，唯有夜办喜酒早供佛，不曾见夜供佛的，不妨来个顺水推舟，将无作有，假话当作真话听，和尚们勿睡着，让人在佛殿点灯上香，斋堂休备早斋，若无馒头送到，看你胖和尚怎么向方丈交代！”主意已定，对布袋道：“既然胖和尚说情，难为小贼是孝子，又有十箩馒头消气，不打也罢。若是撒谎，后果全由你担待。”布袋笑道：“千斤百担由贫僧担着，依只管看贫僧出丑就是，巴不得胖和尚也应个眼前报，才解恨呢。贫僧有言在先，今夜馒头送到时，须有依这位大监寺候在寺外，若是犯困打盹，厠急离开，送馒头的见没人接手，转身回去，后果由依担待，贫僧就有得热闹瞧瞧了。”边说边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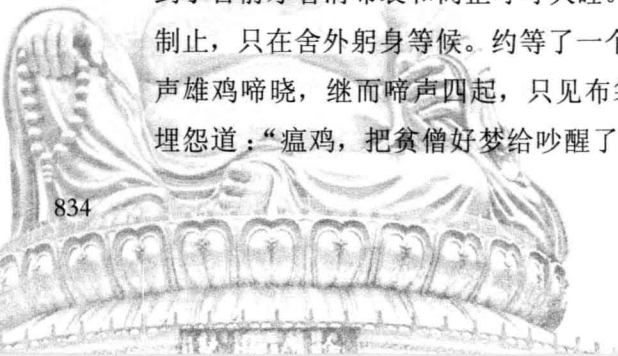
灵悟心里明白，每次与布袋顶牛打赌，没逃出过一个输字，这次偏要争口气赢他一回，以报往昔之恨。当下不敢怠慢，传话下去，今晚有贵人来寺拜佛，各殿僧人须打扫佛殿，月上中天时，击鼓撞钟，点灯上香，殿内陪侍。又命斋堂不用备早斋，自有馒头供食。分派完毕，自个儿早早去寺外等候。是夜风寒露浓，冻得灵悟不住哆嗦，又因挨打后浑身酸痛，连日辗转反侧睡不好觉，如今静下心来，眼皮便打起架来了。耳听樵鼓敲过二更，撑到三更，任凭瞌睡虫肆虐，也只得抖擞抖擞精神硬撑，待月沉西边，万籁俱寂，灵悟反而欣欣然幸灾乐祸起来，自语道：“胖和尚一派胡言！这半夜三更，除了野鬼无常夜游神，会有哪个施主来拜佛送馒头？这回有得好戏看了！”哪知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马车声远远而来，定睛看时，只见一位身着官服者骑着高头大马飞也似赶来，马后则是一乘便轿并一长溜挑罗夹担的校尉，这一吓，瞌睡虫被吓到爪哇国去了。

来者乃是张御史，马车在佛寺前停下，见有个和尚在寺前迎候，张御史下马施礼道：“下官乃江南十州巡按御史张澄，专

程到宝刹虔诚拜佛，一来带十箩馒头替外甥向众位师父赔罪消气，二来拜见圣僧布袋和尚。深夜到此，不胜惶恐。敢问师父法号，何故在此等候？”灵悟一听，寻思这胖和尚着实非同小可，果然有贵人深夜来拜佛，并送上十箩馒头，唉，贫僧命里属输星，过去未来命里都是输。幸喜歪打正着，落得去向方丈邀功，上前答道：“贫僧法号灵悟，与布袋和尚是师兄弟，亲密无间，论道行也难分伯仲，他早已算定大人今晚必来造访，命和尚们打扫佛殿，燃香点烛恭候，贫僧已在寺门外专候大人多时了。”

张御史听了心里“咯噔！”一下，这岳林寺好生了得，眼前这位和尚竟与圣僧布袋和尚是师兄弟，可见是个圣僧聚集之地，是活佛挂锡之宝刹，不由肃然起敬道：“原来是灵悟圣僧，失敬，失敬，下官这厢有礼了。请教圣僧，是陪下官供奉佛祖，还是先拜见圣僧布袋和尚？”灵悟见御史大人左一声圣僧右一声圣僧称呼他，骨头酥得像糟鲳鱼一般，道：“佛祖为尊，大人还是拜佛过后，再见布袋不迟。”陈贤趋前道：“灵悟圣僧，学生陈贤曾数次偷供佛馒头，害师父们误会遭打，罪孽深重，今日特随舅父来此赔罪，还望圣僧宽恕。”灵悟道：“施主不必介意，贫僧已知施主是位孝子。天下以孝为大，佛祖不会责怪。”随即引众人进寺，张御史吩咐校尉将馒头放置于佛祖、菩萨、罗汉供桌上，自己与陈贤在灵悟引领下，一殿殿焚香跪拜完毕，灵悟才领他去僧舍见布袋。

僧舍距佛殿约一箭路，才到半路，就听到舍内鼾声如雷，到了舍前才看清布袋和尚正呼呼大睡。灵悟欲喊叫，被张御史制止，只在舍外躬身等候。约等了一个更次，突然外面传来一声雄鸡啼晓，继而啼声四起，只见布袋打一哈欠，伸伸懒腰，埋怨道：“瘟鸡，把贫僧好梦给吵醒了！”灵悟道：“胖和尚！



御史张大人在此等候多时了，还不快起来迎接。”布袋迷迷糊糊道：“依稀里糊涂讲些什么？可是山上梨子熟了？妙啊，贫僧正想尝鲜呢。”灵悟大声道：“别讲大头天话了！是张御史张大人来了，快起身迎接！”布袋半醒不醒道：“哦，是张御史来了？来了就来了呗，大惊小怪作甚？贫僧近来骨头懒出，没工夫与其闲磕牙，依把其耳朵提只过来，听贫僧说几句梦话回去。”灵悟生气道：“你这胖和尚，净说狗屁不通的梦话！耳朵又不是挑水桶，哪能提只留只？”张御史听了道：“不碍，不碍。下官这就把耳朵提过去。”随即隔门将耳朵凑近布袋嘴边，轻声道：“圣僧，下官在此恭听教诲。”只见布袋含含糊糊说了几句话，张御史频频点头，道：“下官明白，下官知道了，多谢圣僧指点。”见布袋鼾声又起，便悄然退出。

刚退出几步，只见布袋一个鹞子翻身，大声道：“回来！回来！贫僧忘了一件事呢。”张御史赶紧趋前，问道：“圣僧尚有何教诲？”布袋道：“大人带来的五百两纹银，一时无所用途，借给贫僧用用，日后归还，使得使不得？”张御史心里道：“圣僧真是活佛，竟然知道下官带有五百两银子。”随即取出奉上，道：“此银系下官俸禄，圣僧只管拿去，何须归还。”布袋接过银子，一锭锭看过，见每锭都镌有年月和官造文字，才放进布袋，笑道：“唔，全是官银，并非铜铸铅浇，成色十足，还镌有记号，异日嘉兴奉还原银。”说罢，倒头又睡。灵悟心里说，好你个贪财又不懂礼数的和尚，竟敲起御史大人的竹杠来了！歉然道：“大人，师兄不懂礼仪，多有得罪，还请大人宽恕。”想搔布袋胳膊窝弄醒他，却被张御史制止，陈贤道：“娘舅，圣僧这一睡，未知何时才能醒来，如何是好？”张御史笑道：“圣僧早知娘舅来意，授有妙计，我等速返县城，改日再来拜谢。”朝布袋磕了几个响

头退出，对刚才布袋所言“异日嘉兴奉还原银”的话，一时无暇细想，匆匆辞别灵悟，吩咐陈贤乘轿随后缓行，自己则策马如飞而去。

返回县城，正好旭日东升，天已大亮。张御史顾不得汗透衣衫，当即唤来几名贴身校尉，一番耳语后，便传话击鼓升堂。众校尉和衙役闻鼓进衙，排列两旁。胡知县也已穿戴整齐，一进公堂，就见张御史一手托官印匣子，一手持尚方宝剑从内堂出来。胡知县原想看张御史狼狈相，或是听张御史央求他查办盗印之事，谁知张御史却是面带笑容，神情泰然，来到公堂居中落座，将印匣子放于案上，又将宝剑交给身后校尉，看上去还不知官印已经被盗，或压根不曾被盗。胡知县心中反倒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寻思盗来的莫非是颗假印，真印仍在匣内不成？或许是陈宏故意蒙骗本官？”他越想越疑惑，更加忐忑不安。他不曾想得明白，张御史谦逊地请他坐于身旁，随便问了些当地风俗民情，农商市井，两位老爷一问一答，问者问个不休，答者滔滔不绝，谈得兴趣正浓，突然传来一阵击鼓声，张御史不予理会，当听到鼓声打雷似的一次次响起，校尉急匆匆来禀报，说有民众击鼓告状，张御史听报不由怒目圆瞪，将惊堂木一拍，道：“混账东西！本御史正与胡知县议论大事，你等瞎了眼不成！民众告状，自有胡知县审理，命他改日再来。再有打扰者，尚方宝剑在此，决不轻饶！”一听到尚方宝剑，别说校尉、衙役，即便是被尊为上宾的胡知县，也吓得噤若寒蝉。

张御史话音刚落，只见大堂外又冲进一名校尉，满头流汗，气喘吁吁地跪下，结结巴巴禀报道：“大大大……大人不好了！”不待禀报完，只听张御史大喝一声道：“来啊！将报事的奴才推出去斩了！”众校尉一拥上前正要动手，只见报事校尉道：“大大，

大人，待等，待等听了小人禀报，再斩不迟！”张御史余怒未消，道：“还不快报来！”校尉道：“今今、今有明州太守飞马来报，有数以千计海盗，突袭明州城，军情危如累卵，请大人急驰救援，以防城中黎庶生灵涂炭！”张御史怒目圆睁道：“大胆奴才，怎不早报？下去！”随即接过尚方宝剑，对众人道：“众人听令，本御史要火速赶往明州救援，请胡知县暂署御史之职，有违令不遵者，立斩不饶！”边说边从案上取过印匣子，往胡知县手上一塞，道：“胡知县辛苦了！”没等胡知县回过神来，张御史已在校尉簇拥下如飞离去。

胡知县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刚才被张御史威势所镇住，战战兢兢唯恐东窗事发，苦思退路，思犹未完，冷不防明州出事，不待回过神来，印匣子已落在他手里，想推辞不接吧，已人去堂空，鹿已过江了，为时已晚。若去打开印匣子，则有知道里面空空如也之嫌，这手中之物，犹如刚出笼的糯米团子，黏在手里甩不掉，又烫得要命。怔怔地呆了半晌，这才恍然大悟。张御史刚才这一番行为，全是做给本官看的，这回可糟了，御史或是知道被盗官印在本官手里，或是要将丢印责任推给本官，到时若将空匣子归还给，他岂肯善罢甘休？何况他手中还握有尚方宝剑，可先斩后奏，本官这颗脑袋捏在他手里。原先设下圈套是要套住他，为本官所用，不料反被他给套住了！左思右想，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此时已无暇打理公务，捧着空匣子回到府中坐下，一口气喝下三杯凉茶，心才静下来，经一番思前想后，又觉得张御史始终谈笑风生，神情无做作迹象，若知官印丢失，还能如此镇定、无动于衷吗？这般看来似乎尚不知官印已经被盗，正好让本官演它个“完璧归赵”戏，暗来暗去，彼此心照不宣，也许糊里糊涂过去也未可知。主意想定，